# “奴才”考——原始蒙古語詞彙華化一例

陳三平*、郭仲武**

作為詈語的“奴才”一詞，歷史頗久，清代有幾位學者歸納過該詞的早期用例(見錢大昕《恆言錄》卷三、翟顥《通俗編》卷十七及趙翼《陔餘叢考》卷三十八等)，但似乎一直無人認真探討過其詞源。我們先舉出對此詞的幾條觀察：

(一) “奴才”一語，在所謂“五胡亂華”的時代背景下出現於史帙，而其最初的使用者，幾乎毫無例外，均為華北少數民族領袖以及與之有密切關係的人物，例如《晉書》卷一百一〈劉元海載記〉:

> 元海曰：“(司馬)穎不用吾言，逆自奔潰，真奴才也，然吾與其有言矣，不可不救。”

《水經注》卷二十〈漾水注〉：

> 故李特至劍閣嘆曰：“劉氏有如此地而面縛於人，豈不奴才也。”

《魏書》卷七十四〈爾朱榮傳〉(《北史》卷四十八〈爾朱榮傳〉略同)：

> (榮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舉天子者，此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妄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

《晉書》卷一百七〈石季龍載記下〉(《資治通鑒》卷九十九全引)：

> (慕容儁)立(冉)閔而責之：“汝奴僕下才，何得妄稱帝？”

《資治通鑒》卷一百二海西公太和五年：

> (王)猛聞之，笑曰：“慕容評真奴才，雖億兆之眾不足畏，況數十萬乎？”

(二) 此詞最早的意義，並非今天通指的“奴僕、走狗”，而是“無能、庸才”。此義在劉淵罵司馬穎、王猛論慕容評和郭子儀對諸子的感嘆〔註一〕諸例中非常明顯。最直接的證據，無過於《水經注》引李特評劉禪為“奴才”，《晉書》卷一百二十《李特載記》卻改作“庸才”。

(三) 按此意義，“奴才”一詞在修辭上頗無文理，甚至可以謂之“不詞”。眾所週知，魏晉重門第，家世乃仕進之主要條件，而實際才能則為與家世對立的標準。修飾語“奴”實代表與“才”對立的概念，至少可以說“奴才”是“某才”(或“某材”)這類詞中的某種特例。司馬穎、阿斗、慕容評等身為天潢貴胄(以及下引《顏氏家訓》所謂“貴游子弟”)，不免奴才之譏，此外，王猛所訕笑的慕容評：

> 為人貪鄙，障固山泉，鬻椎及水，積錢帛如丘陵。〔註二〕

鄙則鄙矣，然以“奴”形容“積錢帛如丘陵”，實在不倫。如果說劉淵、李特那樣的梟雄不會咬文嚼字，當時的漢族文人，顯然已感到“奴才”一詞在修辭上不妥，《顏氏家訓．勉學第八》：

> 梁朝全盛之時，貴游子弟，多無學術，……及離亂之後，朝市遷革，…鹿獨戎馬之間，轉死溝壑之際。當此之時，誠駑材也。

* 陳三平現任加拿大國家統計局資深方法學專家。

** 郭仲武曾任教於美國哥倫比亞大學。



寫的是“駑材”。而前引《晉書》卷一百七慕容儁罵冉閔“奴僕下才”，則多加二字以明其義。前述《晉書》改《水經注》引“奴才”為“庸才”，顯然也出自文人潤飾。

(四) 當時固然也有以“奴”詈人，但與下文討論的“狗”相比，“奴”在日常口語中，並不是一個太壞的字眼。自稱之外，“阿奴”可作暱稱，例如《世說新語．識鑒十四》：

> 周嵩起，長跪而泣曰：“……嵩性狼抗，亦不容於世。唯阿奴碌碌，當在阿母目下耳。”

同書〈德行三十三〉:

> (謝安)諫曰：“阿兄，老翁可念，何可作此？”奕於是改容曰：“阿奴，欲放去耶？”

又《南史》卷五〈齊廢帝本紀〉：

> (齊武帝)臨終執帝手曰：“阿奴，若憶翁，當好作。”

“阿奴”也見於頗具社會地位之人名，例如唐長孺《山居存稿》388頁引吐魯番哈拉和卓88號墓出土《北涼承平五年道人法安、弟阿奴舉錦券》，389頁引同地99號墓出土買婢券又有“承平八年，……翟紹遠從石阿奴買婢壹人”之語。“佛奴”、“金剛奴”之類的名字也屢見不鮮，慕容農的小名是“惡奴”，唐高宗李治的小名是“雉奴”〔註三〕。更有意趣的是當時姓名中的“叱奴”和“醜奴”(以下將會論及)。

以上幾點，使人不得不懷疑詈語“奴才”的語源是否漢語。

“五胡亂華”是民族大融合時代，大量塞北部落告別“天蒼蒼，野茫茫”的游牧生活，絡繹不絕地南越長城，定居華北，後魏孝文帝元宏遷都洛陽，便是這個歷史大洪流中的突出事例。在不無“漢文化本位”的少數民族“華化”、“漢化”的傳統觀點之外，必須看到此時華夏文明對北方草原文化的大量吸收，而緊接的隋唐光輝時代，與這種外來文化因素至為相關。茲事體大，姑不詳論。不過，我們不可不注意當時華北衣食起居和其他風俗習慣上的塞北成份。與本文具體有關的，便是非漢族語詞的輸入。例如北朝民歌《木蘭詩》：

> 昨夜見軍帖，可汗大點兵。

如此自然地以“可汗”稱皇帝(對比滿族初期以“汗”對譯漢語“皇帝”〔註四〕)，可以想象後來唐太宗稱“天可汗”一事，當時華北平民百姓聽來應該毫不稀奇。“正史”中偶然保留的民謠中也常有外來語，例如《北齊書》卷三十三〈徐之才傳〉：

> 之范出告之才曰：“童謠曰：‘周里跋求伽，豹祠嫁食婆，斬塚作媒人，唯得一量紫綖靴。’……”之才曰：“跋求伽，胡言去已。”

《晉書．劉曜載記》：

> 北苑市三老孫機進酒於曜曰：“僕谷王，關右稱帝皇。”

《晉書．藝術．佛圖澄傳》居然還有全是“胡語”的歌謠(亦見《高僧傳．佛圖澄傳》)：

> 相輪鈴音云：“秀支替戾岡，僕谷劬禿當。”此羯語也。秀支，軍也。替戾岡，出也。僕谷，劉曜胡位也。劬禿當，捉也。此言軍出捉得曜也。

值得一提的是作為親屬稱呼的“哥”。今天此稱遍及所有漢語方言，無人覺其為外來語，但清代已有學者指出此稱源自胡語(參見前引《通俗編》卷十七)。筆者之一在刊於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1996年第一期)的一篇論文中，較詳細地討論了漢語“哥”稱與阿爾泰諸語，尤其是突厥語的聯繫，基本解釋了唐初此稱可指“父親”的

用法以及與此有關的社會文化現象，其中包括李唐皇室層出不窮的“倫常失序”、“父子聚麀”之“醜聞”。按筆者之見，當時華北民族大融合過程中必然出現過大量“胡語漢化”現象，但由於傳統文人的不屑和偏見、正史等的“典雅”文體以及文獻散佚（《隋書·經籍志》關於鮮卑語的十數種書籍盡數失傳）等種種歷史原因，許多有關事例於是失載。我們認為“奴才”一詞，便是此時外族語進入漢語現象之孑遺。

我們的基本論點是：“奴才”極有可能源自某種“原始”蒙古語，其義為“狗”。論證如下〔註五〕：

首先，漢語慣以“狗”詈人，在當時屢見不鮮，例如《三國志志·魏志》卷四〈少帝紀〉劉整罵吳人曰“死狗”及《洛陽伽藍記》卷二龍華寺條壽陽公主罵爾朱世隆為“胡狗”。特別值得注意的是同“奴才”一樣，“狗”在當時口語中尤指無才無能之人，例證有：

(一)《三國志·孫權傳》裴注引《吳歷》：

(曹操)喟然嘆曰：“生子當如孫仲謀，劉景升兒子若豚犬耳。”

(二)《晉書》卷一百十四〈苻堅載記下〉：

(苻朗降晉後)至揚州。沙門釋法汰問朗曰：“見王吏部兄弟未？”朗曰：“吏部為誰？非人面而狗心、狗面而人心兄弟者乎？”王忱醜而才慧，國寶貌美而才劣於弟，故朗云然。

(三)《世說新語·文學第四》桓溫挖苦乏才的王濛、王述：

昨夜聽殷(浩)、王(導)清言，甚佳，仁祖(謝尚)亦不寂寞，我亦時復造心。顧看兩王掾，輒霎如生母狗馨。(案“馨”字在晉時口語中為“般”意)

這裡有一個狗的文化形象問題。根據殷商時以狗殉葬〔註六〕和《詩經·齊風·盧令》等，在狩獵尚為經濟主項時，狗之面目差強人意。春秋以降，華夏諸國全面進入集約農業，狗之地位遂一落千丈，以致與豬並列。但在以畜牧狩獵為主的塞北，狗的歷史傳統正面形象依舊，例如完全站在成吉思汗立場的《元朝秘史》(葉德輝本)卷七照收扎木合稱成吉思汗手下者別、忽必來、者蔑和速別額臺為“四狗”的比喻，蒙古族和突厥族也喜歡以狗、狼取名〔註七〕，滿族也以崇狗著稱〔註八〕。

然而文化影響有其相互性，“五胡亂華”是民族融合時期，尤其是入主中夏的各少數民族政權因政治需要更導致外族對華夏文化的大量吸收，後魏孝武帝的著名漢化運動之外，還可用北方傳統民俗“收繼婚”的幾項近代資料來表明在這種融合過程中“較高”文化的感染力：《元典章十八·戶部四》有許多案例表明收繼婚元時頗行於中土(其中延佑五年江浙省“田長宜強收嫂”一案，則顯示蒙漢文化衝突以及蒙元在漢地的靈活政策)，以致明初《大明律》、《御制大誥》等以“罪不容誅”、“各斬”、“各絞”的重典予以禁止，以維“綱常”〔註九〕。然而入清以來，蒙漢交往日益密切，“老嫂比母”之類的諺語進入河套鄂爾多斯蒙古語〔註十〕，“收繼婚”在蒙漢雜居區頗有減少乃至消失的跡象〔註十一〕，其中自然不乏政治因素：滿清在順治時還有所謂“太后下嫁”疑案，不過數十年，雍正初年羹堯青海善後禁約十二事中便道貌岸然地規定：

父沒不得娶後母，及強娶兄弟之婦。〔註十二〕

與此相類，我們有理由相信，在十六國、南北朝胡漢混處的社會環境下，漢語“豬狗”詈語迅速為非漢族接收，例如罵爾朱世隆為“胡狗”的壽陽公主自己就是鮮卑人，《晉書·劉曜載記》載呼延寔罵陳安為“狗輩”〔註十三〕，以及“鮮卑小兒”〔註十四〕高澄罵孝靜帝為“狗腳朕”〔註十五〕。我們也有現代證據：外蒙古在近代方被納入蘇俄文化



軌道，但“餓狼”、“走狗”等典型非草原詞彙已經進入現代外蒙文學語言〔註十六〕。

儘管蒙古族幾百年後才在成吉思汗率領下崛起，有大量資料顯示，五胡亂華年代原始蒙古語已在華北存在和傳播，例如《南齊書》卷五十七〈魏虜傳〉記錄的一系列以“真”結尾的後魏官名，許多可以蒙語解釋之〔註十七〕；前述作為“兄”解的“哥”稱，也很難說與蒙語無關。許多現代學者，徑認鮮卑為原始蒙古族，但是拓跋鮮卑語含大量突厥成份，也是不爭的事實〔註十八〕，而同屬阿爾泰語系的突厥語和蒙語之間，更有難分難解的互借互用，故筆者在此不擬細論此事，僅據關於“狼”的幾項記錄，說明當時原始蒙古語的明確存在。

根據漢語和其他語言資料，可證明歷史上突厥以“附離”(亦作“附鄰”，見《通典》卷一百九十七；亦見《太平寰宇記》)稱狼，如《周書》卷五十〈突厥〉：

侍衛之士，謂之附離，夏言亦狼也。

而此詞又代表突厥對匈奴的某種承繼：《史記》、《漢書》中，關於“符離”的記載不絕於書，曹丕《典論·論孝武》(見《全上古三代秦漢三國六朝文》；《漢魏六朝百三名家集·魏文帝集》作《漢武帝論》)：

刈單于之旗，剿閼氏之首，探符離之窟，掃五王之庭，納休屠昆邪之附，獲祭天金人之寶。

又《史記》卷一百二十三和《漢書》卷九十六下烏孫國王名“拊離”，“符離”即狼基本無疑〔註十九〕。所以《魏書·官氏志》：

北方叱奴氏，後改為狼氏。

這是當時有別於突厥語的原始蒙語流傳華北的明證，這也就是《華夷譯語》、《元朝秘史》等所錄中古蒙語“赤那”和現代蒙語cinu/cinua。因此，當時常見的人名“醜奴”，卜弼德認為即“狼”，實頗有理〔註二十〕。前引唐高宗李治小名“雉奴”不無同一嫌疑，尤有興味的是唐太宗與長孫無忌論及李治人品時，引用了古諺“生狼，猶恐如羊”〔註二一〕。

筆者因此注意到北方草原文化對狗、狼、狐等犬科動物都很尊崇：眾所週知，突厥以狼為圖騰(例見《周書·突厥》和兩《唐書》突厥傳)，維吾爾族今天仍以狼、狐來詢問新生兒的性別〔註二二〕。《元朝秘史》卷一成吉思汗祖先“孛兒帖赤那——蒼色狼”，表明蒙古族也有相近傳統。蒙語中以狗代狼的習慣〔註二三〕，與此不無關係。突厥、蒙古喜以狼、狗取名，便是這種民俗的反映，然五胡亂華時代，“北狄”多見“狼”名而幾乎不見“狗”名〔註二四〕，不得不將其歸於中古漢文化鄙狗傳統的直接影響，也是詈語“奴才”即狗的間接證據。

前引《魏書·爾朱榮傳》“奴才”一段，爾朱榮顯指葛榮為碌碌之人，並無真正政治野心。爾朱榮續云“譬如奴走，擒獲便休”。他所說之“奴(才)”，若釋之以“狗”，喻易於滿足之輩，似順理成章。除此之外，我們也有“奴才”即狗的直接證據：《晉書》卷一百三〈劉曜載記〉載：

(楊)難敵左右叱田崧令拜。田崧……叱之曰：氐狗，安有天子牧伯而向賊拜乎？

同頁田崧又罵楊難敵等：

若賊氐奴才，安敢欲希覬非份。

這緊接兩例，有力顯示“奴才”和“狗”可以互換。田崧是前趙匈奴族政權忠臣，故有

此漢、胡語混雜的有趣現象，這也可看成當時民族融合過程的一個具體細節。

"奴才"即狗的另一重要證據為其語音：《元朝秘史》、《華夷譯語》等中古蒙語資料稱狗為"那孩"，蒙古語專家重建為nokhai〔註二五〕。"奴才"兩字的中古音，高本漢擬為nuo-dz'ai〔註二六〕，在元音上與蒙語"狗"完全符合，唯一的問題只是第二個輔音dz'對應蒙語kh。對此筆者首先指出高本漢之dz'為ts'(相當於漢語拼音之c，也就是"才"的現代輔音)之濁化，而kh→c/ch是語音學上極常見的轉換，例如中亞古國名"吐火羅"之詞根Tokhar-，西文常作Tochar-，白一平(William Baxter)亦為"處"、"臭"、"川"等ch-首音字擬出上古kh-首音〔註二七〕。更有力的證據：除了近代蒙語nokhai一詞中kh音的明顯摩擦音傾向〔註二八〕，1957年發現的天主教Carpini使團1245-47年出使和林記錄之拉丁文抄本中蒙語"狗"一詞正作nochoy〔註二九〕。《魏書》卷二十三劉奴真之名，亦可能為同一詞根加-n詞尾。除了當時華北早期阿爾泰語或有的特異，"才"字也極有可能出於漢語文人勉強為此詞"成文"，而以c/ch的濁化來譯寫原來的kh-音。

綜上種種，筆者認為"奴才"作為某種失傳原始蒙語"狗"的譯名基本可以成立。據筆者所知，這大約也是蒙語"狗"的最早例證〔註三〇〕

順便提一下，據《宋書．氐傳》和《北史．氐傳》，楊難敵有孫名佛狗和佛奴，子孫中更有名狗奴者，這是當時以"狗"取名的罕例(此外還有《北史．楊椿傳》之"秦州羌呂苟兒"等)，也是"奴"和"狗"義通的例子。對西北和西南的狗圖騰，自古以來文獻足徵：明義士《殷虛卜辭》六三八和容庚《殷契卜辭》六五六等有"犬口方"或"犬口口方"之語〔註三一〕，《逸周書．王會》記有"正西狗國鬼親"，《山海經．西山經》記陰山"有獸焉，……名曰天狗"，其他如"犬戎"〔註三二〕、"戎狄豺狼"(《左傳》)、"獫狁"之犬旁、《後漢書．西南夷傳》之白狼部落、《隋書．西域．黨項》之白狼，《新唐書．西域上．黨項》之白狗羌以及《後漢書．南蠻傳》之"槃瓠"(案即後來民俗中之"盤古")故事等等。最有趣者或為《封氏聞見記》卷十的下列記載：

> 兼御史大夫韋倫奉使吐蕃，以御史苟曾為判官，行有日矣。或謂倫曰："吐蕃諱狗，大夫將一苟判官，何以求好？"倫遽奏其事。今上令改"苟"為"荀"，而其人不易。及使還，曾遂姓荀，不歸舊姓。

《中華民族風俗辭典》506頁所記；"西北甘、青等地的藏族，也有〔敬狗之〕俗"，大概與《聞見記》所載不無關聯。《三國志．烏丸鮮卑東夷傳》裴注引魚豢《魏略》：

> 西戎傳曰：氐人有王，所從來久矣。……其種非一，稱槃瓠之後。

另外，據《晉書》載記，苻堅母后和皇后均姓苟氏，可見苟為氐族著姓。聯繫上述種種例證，田氏"氐狗"詈語表明楊難敵所屬氐族以狗為圖騰。此又與"奴才即狗"命題相輔相成。

在建立了"奴才"即某種原始蒙語"狗"的譯名之後，就"奴"字作詈語和自稱，在漢語正解之外，似乎不應排除其有可能為"奴才"之省略的別解，前引爾朱榮繼"奴才"語之後，便續言"譬如奴走，擒獲便休"。我們特別注意到，漢語中臣下對皇帝自稱"犬馬"或"狗馬"，由來已久，而關於隋唐時外族來朝的漢語文獻中，則頻見以"奴"自稱〔註三三〕。

兩宋起，中國文化逐漸由"中原型"向"東南型"演變〔註三四〕，晉唐以來的"奴才"一詞消失。關於現代"奴才"的源起，《通俗編》卷十七轉引《裨勺》：



> 明代宦官對上自稱"奴儕"，今人訛儕為才。

此釋頗覺牽強，是否可靠，實為可議。值得注意的是以"奴"取名在蒙元和明初又復盛行，據Serruys研究，取此名者多為蒙族。尤有趣者："奴"字可代之以"納"、"訥"諸字，顯示其元音音值並非-u〔註三五〕。我們注意到明初宮廷人事制度多繼遜元，除了數次擄掠元室妻孥〔註三六〕，明初宮廷多朝鮮妃便是遜元遺風〔註三七〕，極有可能為明成祖生母的碩妃也非漢人。後者更進一步引致《蒙古源流》卷八載明成祖出自朱元璋所納元順帝"懷孕七月"的"第三福晉"之傳說〔註三八〕。明初宮女殉葬陋習，按蒙古學家Fletcher之說，亦為蒙元舊俗〔註三九〕，此外元諸帝不習漢語〔註四〇〕。因此，"奴儕"之稱是否仍與蒙語相關，值得繼續細討。

## 後記

本文完稿後，由於偶然機會，作者見到陳垣先生在清季署名謙益的文章＜釋奴才＞(《陳垣早年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1992年版，37-41頁)，文中也作出"奴才"原為外族詈語的觀察。但該文基本上是反滿政治雜文(陳氏後來自釋"謙益"筆名是暗諷"滿招損")，故未作深入語言學研究，也未能指出清代的"奴才"與晉唐的"奴才"在含義上已有所不同。筆者在此提及，以示不敢掠前賢之先見。

本文定稿時，曾蒙中亞和阿爾泰學專家Denis Sinor教授鼓勵並指示資料，在此謹致謝忱。

完稿後又發現另一條語音學旁証：北朝重要胡姓"乙旃"有異譯"乙干"(例如《周書》卷三十五有乙干貴；參見姚薇元《北朝胡姓考》1958年版第24頁)。在外來譯語中，這是在年代上和"奴才"頗為接近的ch-與k/kh-互通的例子。

## 註釋

一：《資治通鑒》卷二百二十四代宗大歷三年。

二：《資治通鑒》卷一百二海西公太和五年。

三：趙翼《陔餘叢考》卷十五據《晉書．孝武帝紀》太元十九年冬十月條和《晉書．慕容垂載記》對應的記載，考定慕容農小名為"惡奴"；李治小名見《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七貞觀十七年。

四：據朝鮮《李朝實錄》，天命年間努爾哈赤就已啟用"後金國天命皇帝"大印，但《滿文老檔》自始至終用"汗"稱清太祖(努爾哈赤)、太宗(皇太極)。不僅如此，"聖汗"皇太極還將金朝各帝稱為"諸汗"，包括"小堯舜汗"金世宗。見中華書局1990年版《滿文老檔》全譯，特別是下冊1697頁(崇德元年十一月)。

五：由於當時華北有大量粟特、康國等中亞移民，以及"高鼻多須"的羯族，"奴才"來自古印度－伊朗語的可能性也不應排除，例如我們注意到古和闐塞語的nasa, neca-"下賤"，和nattara-"劣等"等詞彙(見Bailey詞典第117和191頁)。但從"旁證"材料講，這些可能遠不如蒙古語nokhai那麼可靠。

六：例見《考古》1973年二期＜江蘇銅山丘灣古遺址的發掘＞和石璋如《(小屯)南組墓葬》(中央研究院史語所1973年出版)。據《考古學報》1977年二期＜安陽殷墟五號墓的發掘＞報導，著名的"婦好墓"也發現狗殉。狗殉似乎在龍山文化時代就已出現(參閱《考古學報》1962年

一期尹煥章、張正祥＜江蘇邳縣劉林新石器時代遺址第一次發掘＞)，也為周人所實行(參閱鄒衡《夏商周考古學論文集》第315頁起)。

七：此與漢人中古以來取"賤名"的習慣完全不同，例如中世紀西方教會文獻中記有蒙古王公名Nohai者，見Sinor文546頁。關於近代突厥人以狗取名，參閱Nemeth所引蘇聯學者的統計調查。

八：例見韓耀旗、林乾《清代滿族風情》第113頁。

九：《大明律集解附例》(光緒戊申本)卷六："若收祖父妾及伯叔母者各斬，若兄亡收嫂、弟亡收弟婦者各絞"；《御制大誥．婚姻第二十二》(《玄覽堂叢書．昭代王章》首卷)："弟收兄妻、子承父妾，此前元之胡俗，……今後若有犯先王之教，罪不容誅！"

十〇：Mostaert書543頁

一一：Serruys 1957年文190頁腳註。

一二：《大清世宗憲皇帝實錄》雍正二年五月戊辰。

一三：案呼延為匈奴貴姓，見《後漢書．南匈奴傳》章懷太子李賢注。

一四：《北齊書．神武紀》載侯景語。

一五：《北史．魏孝靜帝紀》。

一六：例如Bulag文第464頁所引外蒙著名現代詩人Choinom的近作；Lessing主編《蒙語詞典》592頁認為蒙語nokhai bolughsad來自漢語"走狗"。

一七：卜弼德(Peter A. Boodberg) 1936年文，亦見Bazin及Ligeti諸文。

一八：Barthold書29頁引伯希和語(法譯本18-19頁)，Eberhard (1949) 328頁，(1977) 139頁，Clauson書37, 39及40頁。

一九：《史記》、《漢書》等記載只說明"符離"為地名或匈奴官名。據筆者所知，卜弼德在其《胡天漢月方諸》筆記第一號中最先引用曹丕文句證"符離"為獸名，然而尚未證明"符離"為狼。《漢書．張騫傳》記有烏孫最初為匈奴所破，昆莫作為棄兒被"狼乳"的故事，這說明烏孫亦以狼為圖騰(至少有狼崇拜)。據Nemeth文對草原文化習慣以圖騰和其他動物取名的詳細討論，以及烏孫後來有昆莫名"拊離"，可知兩漢時之"符離"作為獸名應該指狼。

二〇：卜弼德1936年文177頁。

二一：《資治通鑒》卷一百九十七貞觀十八年。參見作者之一在*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上刊載的論文。

二二：唐祈、彭維金主編《中華民族風俗辭典》，江西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509頁。

二三：Lessing詞典592頁。

二四：除上述"叱奴"、"醜奴"外，還可舉出《魏書》卷二的慕容普鄰和卷七十三奚康生之父普憐——此當為匈奴－突厥詞"附離"加-n詞尾，正如突厥之"附鄰"一樣。拓拔燾的小名"佛狸"亦可算作一例。注意《晉書．姚興載紀》所記鎮軍彭白狼可能為羌、氐族。然關於"狗名"，除下文提到的"奴真"及非"北狄"的氐、羌族例子外，頗可疑的是《魏書．官氏志》：

若干氏，後改為苟氏。

"若干"中古音據高本漢為nziak-kan, Bazin擬與蒙語nakhan對音，意為"母系親戚"。案Bazin之對音大都僅憑主觀想象，歷來不被重視。據筆者之見，比之於《官氏志》之"叱奴氏，後改為狼氏"，"改為苟氏"暗示"若干"可能為蒙語nokhai加不定-n詞尾之音變，因漢族鄙狗，故改為"苟"，參閱下文《封氏聞見記》故事。另外氐族楊狗奴，《魏書．氐傳》即作"苟奴"。類似的人名尚有"內干"(高歡元配匹婁氏之父即名內干，見《北齊書．神武婁后傳》)，然其



他證據不足，姑附志於此。

二五：《華夷譯語》Lewiski法譯本第二冊65頁。

二六：高本漢(Bernhard Kalgren)書43及247頁。

二七：白一平(William H. Baxter)書751頁。

二八：Sinor文545-546頁

二九：Skelton等書71頁，原拉丁文抄本筆誤為nothoy。附帶說一下，該抄本收有所謂"Vinland地圖"，被視為哥倫布前歐洲有人知道美洲存在的證據而轟動一時。

三〇：首先論證Carpini使團記錄中的蒙語"狗"詞的著名中亞學家、*Cambridge History of Early Inner Asia*的主編Denis Sinor教授1995年十月二日與筆者通信中指出：他所知該詞在蒙古本族之外的例證來自契丹，即《遼史．國語解》所言："捏褐耐，犬首也。"參見Stein 1940年在《通報》上的論文。

三一：見島邦男《殷墟卜辭綜類》增訂版(東京汲古書院1971年) 217頁。

三二：參閱《山海經．海內北經》："犬封國曰犬戎國，狀如犬。"

三三：例見《隋書》卷五十一，突厥突利可汗染干自稱"奴"。《資治通鑒》卷二百九景龍二年，突騎施娑葛亦自稱"奴"。

三四：可參見劉子健＜宋代文化變遷之一：馬球＞，載《東方文化》1982年第一期，其第一頁云："自唐至北宋中原型的文化，隨著經濟重心的南移和宋朝南遷，逐漸演變成南宋以來的東南型。明清的社會，可說較近於後者。"劉子健後來在其英文著作*China Turning Inward*更詳細論證了這一文化變遷。

三五：Serruys 1958年文354-357頁。

三六：《明史．常遇春傳》和《明史．李文忠傳》。

三七、三八：傅斯年＜明成祖生母記疑＞，載《中央研究院史語所集刊》第二本第四分。成祖為元妃所出之傳說亦見蒙語《黃金史綱》，見Bawden英譯本第154-155頁。

三九：Fletcher文79頁。

四〇：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三十。

## 西文參考資料

Bailay, Harold W. *Dictionary of Khotan Saka.*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9.

Barthold, W. *Zwölf Vorlesungen über die Geschichte der Türken Mittelasiens.* Leipzig, 1932. M. Donskis法文譯本: *Histoire des Turcs d'Asie Centrale.* Paris: Adrien-Maisonneuve, 1945.

Bawden, Charles R. trans. *The Mongol chronicle Altan tobci.* Wiesbaden: O. Harrassowitz, 1955.

Baxter, William H. (白一平). *A Handbook of Old Chinese Phonology.* Berlin: Mouton de Gruyter, 1992.

Bazin, Louis. "Recherches sur les parlers T'o-pa," *T'oung Pao* 39 (1951), 228-327.

Boodberg, Peter A. (卜弼德) "Hu Tien Han Yueh Fang Chu胡天漢月方諸", No. 1, March 1932, in *Selected Works of Peter A. Boodberg.*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1979, 74-76.

Boodberg, Peter A. "The Language of the T'o-pa Wei," *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 1 (1936), 167-185.

Bulag, Uradyn Erden. "Dark Quadrangle in Central Asia," *Central Asian Survey* 13 (1994), 459-478.

Chen, Sanping 陳三平. "A-gan Revisited - The Tuoba's Cultural and Political Heritage," *Journal of Asian History* 30 (1996), 46-78.

Chen Sanping. "Succession Struggle and the Ethnic Identity of the Tang Imperial House," *Journal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Series 3, 6 (1996), 379-405.

Clauson, Sir Gerard. *Turkish and Mongolian Studies.* London: Royal Asiatic Society, 1962.

Eberhard, Wolfram. *Das Toba-Reich Nordchinas; eine soziologische Untersuchung.* Leiden: E.J. Brill, 1949.

Eberhard, Wolfram. *A History of China,* 4th ed. London: Routledge &Kegan Paul, 1977.

Fletcher, Joseph. "Blood tanistry: authority and succession in the Ottoman, Indian Muslim, and later Chinese empires," *The Conference on the Theory of Democracy and Popular Participation.* Bellagio, Italy, 1978.

Karlgren, Bernhard (高本漢). *Grammata Serica Recensa.* Stockholm: The Museum of Far Eastern Antiquities, Bulletin No. 29, 1957; reprint, Göteborg: Elanders Boktryckeri, 1964.

Lessing, Ferdinand D. et al. *Mongolian-English Dictionary.* Bloomington: The Mongolia Society, 1973.

Lewicki, Marian. *La langue mongole des transcriptions chinoises du XIVe siècle.* Vol. II. Wroclaw, 1959.

Ligeti, Louis. "Le tabgatch, un dialecte de la langue sien-pi," in *Mongolian Studies.* ed. L. Ligeti.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0, 265-308.

Liu, James T.C.劉子健. *China Turning Inward: Intellectual-Political Changes in the Early Twelfth Century.*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88.

Mostaert, Antoine. *Texts oraux ordos.* 北京：輔仁大學出版社(Peking: Fu-jen University Press), 1937.

Németh, J. "Noms ethniques turcs d'origine totémistique," in *Studia Turcica.*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1, 349-359.

Serruys, Henry. "Remains of Mongol Custom during the Early Ming," *Monumenta Serica* 16 (1957), 137-190.

Serruys, Henry. "Some Types of Names Adopted by the Mongols during the Yüan and the Early Ming Period," *Monumenta Serica* 17 (1958), 353-360.

Sinor, Denis. "Mongol and Turkic Words in the Latin Versions of John of Plano Carpini's *Journey to the Mongols* (1245-1247)", in *Mongolian Studies.* ed. L. Ligeti. Budapest: Akadémiai Kiadó, 1975, 537-51.

Skelton, R.A., T.E. Marston, and G.D. Painter. *The Vinland Map and the Tartar Relation.*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65.

Stein, Rolf. "Leao-Tche (遼志)," *T'oung Pao* 35 (1940), 1-154.



## *Nucai* as a Proto-Mongolic Word: an Etymological Study

**Sanping CHEN[*] and Chung-Mo KWOK[**]**

### (English Abstract)

This article which is on the origin of *nucai*, takes a linguistic and cultural approach. The authors argue that *nucai* was etymologically a proto-Mongolic word and a cognate to the well-attested Middle Mongolian *noqai/nokhai*. It did not originally refer to a person in a state of involuntary or paid servitude as it does now in Modern Chinese, but means primarily "a dog".

---

* Mr. Chen Sanping is a senior methodologist with Statistics Canada.
** Mr. Kwok Chung-mo has taught at Columbia University and Fordham University in the United States.

During medieval times, *nucai* came to mean an incompetent and therefore contemptible person. Its users were ethnic potentates among the "Five Barbarian Minorities" and those closely associated with them. Their pejorative use of a term meaning "dog" was significant, as it indicated a process of acculturation typical of the period: an essentially nomadic, hunting society where canine animals were honored was being increasingly absorbed into a cultural world where they were objects of derision and contempt.

# A BELATED REMARK ON A 1994 ARTICLE

KSENIA B. KEPPING*

Among the new entries displayed in August 1997 in the library of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St. Petersburg, Russia), I came across Bruce A. Elleman's article "Soviet Territorial Concessions in China and the May 30th Movement: 1917-1927"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vol. XXXII, 1994, number 2, pp. 162-81). In this article Elleman claims that in the 1920s the Soviet Government regained control over most of the Russian property in China. He believes that there were four categories of Russian property in China — legations, consulates, real estate and churches (p. 166), all of which through secret diplomacy with the Peking government (p. 162) were handed over to the USSR. I know nothing about the first three "categories of Russian property." As to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es, Elleman claims seem to me rather doubtful.

On the very first page of Elleman's article, we read: "Following the opening of diplomatic relations with China in 1924, the Soviet government … also regained control of all Russian Orthodox churches in China." And further: "Finally, Karakhan even coerced Peking into handing back all Russian Orthodox churches prior to the conference, even though the May 31, 1924 treaty had specifically stated that this issue would be discussed only at the upcoming conference."[1] In "Conclusions" Elleman states: "Furthermore, the Bolsheviks — avowed atheists notwithstanding — took back all of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es in China" (p. 176).

I was born in China and my family belonged to, as Elleman puts it, "the White Russians." I had as a close relative a high Orthodox priest, who stayed in China from the beginning of the 1920s up to 1956. Hence I am "from within" and know for certain (the documentary evidences are given below) that the opposite was the case. It appears indeed like a miracle (if we bear in mind only the situation in China — civil wars, Japanese occupation, etc., not taking into account the general negative attitude of the Soviet government towards the Church).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together with its large amount of real estate survived in China not only through the 1920s, but through the 1930s and 1940s up to the middle of the 1950s. However, Elleman is not to be blamed for this inaccuracy — the inadequate description of the events which happened in China more than seventy years ago is quite understandable in view of the lack of published data on the subject. Obviously, "documents located in the Peking government's Foreign Ministry Archives in Taiwan" (p. 162), which represent Elleman's main source material, seem to be not quite sufficient for elucidating the problem. I hope these short notes of a *waihang* will be useful additional data for those interested in reconstructing the chain of events which took place in China in the 1920s in connection with the Russian Orthodox Church (I do not touch upon other theses of B.E.'s article).

---

* Professor Ksenia B. Kepping is a researcher at the Institute of Oriental Studies, St. Petersburg, Russia.

# 東　方　文　化

第三十四卷　　一九九六年　　第一期



香港大學亞洲研究中心刊行

# JOURNAL OF ORIENTAL STUDIES

VOLUME XXXIV　　1996　　NUMBER 1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TH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 CONTENTS
# 目錄


**Articles**
論文

| | | |
|---|---|---|
| Frédéric Lasserre | The Kuril Stalemate: American, Japanese and Soviet Revisitings of History and Geography<br>千島群島主權爭議探源 | 1 |
| Dušan Pajin<br>靚山弼引 | Symbolism of Chinese Gardens<br>中國庭園藝術的象徵意義 | 17 |
| Leo Tak-hung Chan<br>陳德鴻 | In Dalliance with Ghosts: Humor and the Fantastic in Luo Pin's *Guiqu Tu*<br>群鬼戲 — 論羅聘《鬼趣圖》中之幽默 | 34 |
| Aat Vervoorn<br>文青雲 | Music and the Rise of Literary Theory in Ancient China<br>中國古代音樂與文學理論的形成 | 50 |
| 何根海<br>He Genhai | 葦：儺壇不墜的文化情結<br>*Nuo* and the Fertility Cult | 70 |
| 陳三平、郭仲武<br>Sanping Chen &<br>Chung-Mo Kwok | "奴才"考 — 原始蒙古語詞彙華化一例<br>*Nucai* as a Proto-Mongolic Word: an Etymological Study | 82 |

**Discussion**
學術討論

| | | |
|---|---|---|
| Ksenia B. Kepping | A Belated Remark on a 1994 Article<br>艾樸如〈蘇聯租界與五卅運動〉讀後 | 93 |
| Bruce A. Elleman<br>艾樸如 | A Response to 'A Belated Remark on a 1994 Article'<br>答客問 | 100 |

**Reviews (see list on p. vii)** 103
書評

**Books Received** 154
待評新書一覽

**A Short Guide to Style** 158
稿件格式


## *REVIEWS*


| | | |
|---|---|---|
| JULIAN F. PAS and NORMAN J. GIRARDOT (trans.), *Taoist Meditation: The Mao-shan Tradition of Great Purity* by Isabelle Robinet | YUET KEUNG LO | 103 |
| MING-WOOD LIU, *Madhyamaka Thought in China* | JIKIDO TAKASAKI | 106 |
| KENNETH J. DEWOSKIN and J.I. CRUMP (trans.), *In Search of the Supernatural: The Written Record* | YUET KEUNG LO | 108 |
| KATHRYN ANN TSAI (trans.), *Lives of the Nuns from the Fourth to Sixth Centuries* | YUET KEUNG LO | 111 |
| HOYT CLEVELAND TILLMAN, *Ch'en Liang on Public Interest and the Law* | TZE-KI HON | 115 |
| SHIH-SHAN HENRY TSAI, *The Eunuchs in the Ming Dynasty* | JENNIFER W. JAY | 117 |
| XIAOBING TANG, *Global Space and the Nationalist Discourse of Modernity: The Historical Thinking of Liang Qichao* | REBECCA E. KARL | 118 |
| PIPER RAE GAUBATZ, *Beyond the Great Wall: Urban Form and Transformation on the Chinese Frontiers* | KERRIE L. MACPHERSON | 121 |
| DAVID BONAVIA, *China's Warlords* | W.E. CHEONG | 122 |
| DAVID S.G. GOODMAN, *Deng Xiaoping and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 Political Biography* | UNRYU SUGANUMA | 123 |
| SHIPING HUA, *Scientism and Humanism: Two Cultures in Post-Mao China (1978-1989)* | ADRIAN CHAN | 125 |
| GRAEME LANG and LARS RAGVALD, *The Rise of a Refugee God: Hong Kong's Wong Tai Sin* | P.H. HASE | 127 |
| BENJAMIN K.P. LEUNG and TERESA Y.C. WONG (eds.), *25 Years of Social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in Hong Kong* | JONATHAN S. GRANT | 129 |
| EDWARD K.Y. CHEN and PETER DRYSDALE (eds.), *Corporate Links an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in Asia and the Pacific* | STEFAN MARKOWSKI | 131 |
| ERNESTO M. PERNIA (ed.), *Urban Poverty in Asia: A Survey of Critical Issues* | STEWART F. RICHARDS | 134 |

| | | |
|---|---|---|
| 《中外文化概論》，邱運華、馬固鋼主編。 | 李永明 | 137 |
| 《邏輯應用原理》，盛新華著。 | 李永明 | 138 |
| 《儒學與東方文化》，徐遠和著。 | 蔡方鹿 | 139 |
| 《論語》（漢英對照本），鮑時祥今譯，老安英譯。 | 張林濤 | 141 |
| 《神秘的預言—中國古代讖言研究》，丁鼎、楊洪權著。 | 李衡眉 | 143 |
| 《論昭穆制度》，李衡眉著。 | 梁中實 | 145 |
| 《宋人傳記資料索引補編》，李國玲編纂。 | 許振興 | 147 |
| 《漢語詞滙研究史綱》，周荐著、劉叔新審訂。 | 林萬菁 | 152 |